

品读经典

榕树，生命进行曲

 刘再复（一）

我时常思念着故乡的灵魂，榕树。记得有人问我：你追求过怎样美丽的灵魂。我说，榕树。

情感的潺潺，思想的潺潺，再一次流过故乡崎岖的山野，再一次流过往昔峥嵘的岁月，回过头来思量，那昨天使我爱恋过的灵魂，今天依然使我向着的灵魂，也只有它。榕树，我的永恒的爱恋。

（二）

我爱恋的榕树，不知道使多少陌生人为它兴叹过，颠倒过。

真是太壮阔了。只要你接近它，就会感到它的全身，都充满着一种最动人的东西，这就是生命。

善于思辩的哲学家说，美就是充满生命的人和物。我相信，因为榕树，我才相信。

几乎是整个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我都在观赏这种洋溢着生命的大树。

我喜欢这种绿色世界在无风中的平静、雍容、丰盛、满足，像沉默的大山一样岿然而立。

我更喜欢它在风中的时刻。榕树的每一片绿叶，都像风帆那样善于捕捉最弱的微风。因此，当轻风吹拂的时候，它的叶子就会颤动起来，刹那间，树上好像千百万绿色的蝴蝶，在一开一翕地扇着翅膀，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织锦。

更使我陶醉的是雄风吹动的时候。此时的榕树，瞬息间从沉默的大山变成汹涌的大海，波浪在树梢上澎湃着，时时发出拍打蓝天的沙沙响声。

有一位很重感情的北方朋友告诉我，他第一次见到南国土地上的高大榕树时，几乎吓呆了。榕树那企图笼罩大地的浓阴，那企图吞没白云的树冠，那企图饮尽地下全部水分的根群，那陡立而又弯曲多节的巨枝所构筑的殿堂、山脉、峡谷和道路，一起在放射着生命的光波与音波。这种柔和而强大的波浪，把他的心灵摇撼得很久很久。

在撼动中，他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另一种强大的生命所照明，所溶解，所征服。觉得自己完全被这种强大的生命所俘虏，并且被剥夺了身上的渺小、卑琐、颓唐与消沉。在树下，澄清的空气中，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升腾起来了，仿佛也变成了一只扇动着翅膀的绿蝶，也在这个充满生命的葱茏世界中快乐地翔舞。

（三）

我比这位北国的友人更了解榕树，生命里积淀着更多的榕树的碧叶。

小时候我迷恋过一棵倔强的小榕树。它就在几乎没有泥土的地方发展它的生命。它那生的征程，就在我家屋后的一块浑圆形的岩石上进行。大约三年时光，我一直追踪着它的足迹，注视着它那平衡而坚实的脚步。

我不知道它是在岩缝的哪一处破芽而出，只看见它从缝穴里长出来的最初的嫩枝。这株嫩枝在岩石的悬崖上，沉着地、缓慢地跋涉，攀登，开拓着本没有路的路，本没有前方的前方。当它发现岩石身上的小坑洼处，有一点薄薄的尘土，就果断地在那里扎下了根，扎下一个营寨，然后又向前伸展，迈进，不倦地继续寻找着前方险峻的路，险峻的希望。

更使我惊讶的是，它在找不到任何营寨的时候，竟从生命深处撒出一束根须，像蚕儿抛出的银丝。柔韧的丝朝下生长，直至亲吻到地面上的小草。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所谓气根。在没有泥土的时候，气根凭借它奋发的天性，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然后把自己养育成榕树另一翼的生命线。

突破、挣扎、发展、挺进，这是一支青绿色的生命进行曲，这是一支铁流似的生命凯旋曲。

正是这支无声、无畏的歌，把巍峨的韧性，第一次灌进了我的贫穷而干旱的童年，灌进了我的还在襁褓中的人生。

 摘自《读与写》

我的冬蛴蛴

 金波

我每逢逛早市的时候，都仔仔细细地谛听有没有冬蛴蛴的叫声。如果听到了，就知道卖冬蛴蛴的来了。这个季节，正是我买冬蛴蛴的时候。

养冬蛴蛴，从我一记事就知道。那时候，我常听见邻居老爷爷的皮袄里发出“瞿瞿”的叫声。能在冬天听到蛴蛴的叫声，那真是一件新鲜的事。后来，我也开始养冬蛴蛴了。每年春节前就来早市淘养一只，已成惯例。

今天没风，阳光朗照。我看见不少人围着一个人，听他讲着什么。我挤了进去，听他在说今年冬蛴蛴的行情。说着，他敞开衣襟，怀里装着两排蛴蛴罐儿。罐儿是塑料透明的，里面的冬蛴蛴看得一清二楚。我没犹豫，立刻请他都我挑了一只揣进怀里。

我立刻往家里赶。我怕我的冬蛴蛴挨冻。

走在路上，我不时地用手按一下我的羽绒服，让我的怀抱更温暖。

没走多远，我忽然听见从我的怀里传来一阵阵叫声。我一时还没意识到这是我的冬蛴蛴在叫。我站定，仔细一听，真的是它在叫。我觉得一个新的日子开始了，从这一天起，有一个生命要歌唱。

还没起床，我就听见我的冬蛴蛴叫了。

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拿到阳台上，选一个向阳的角度，摆放在窗台上。冬天，阳台的窗子已紧闭，不会有冷风吹进来，阳光又很充足，正是冬蛴蛴一天最好的开始。现在，阳光已照进葫芦里，蛴蛴向着阳光走来，走到葫芦口，隔着黄胆往外张望。这黄胆是用铜丝制作的一个旋纹网，安装在葫芦口上，一是用来阻挡蛴蛴爬出来，二是用来调剂蛴蛴的叫声，产生共鸣，更好听。

阳光照在蛴蛴的身上，那翠绿的颜色格外鲜明，特别是它翅膀上的那条绿色的线纹，更显得鲜活。触须不停地摆动，眼睛格外明亮。不大功夫，它就开始叫了。

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为它准备的这个家很温暖。它的叫声说明它很满意这个家。它可以在这个家里度过这个冬天。

有阳光照着它，有它的叫声伴着我，这个冬天，我们很快乐。

客人带着她的小外孙来拜年，看见我的冬蛴蛴。最初以为是一件昆虫玩具。因为它有着翠绿的颜色，透明的翅膀，一动不动。稍后，它的触须摆动了一下，他才大呼：这是一只活的蛴蛴呀！

蛴蛴听见了一个孩子在说话，便“瞿瞿”地叫了起来。这给那孩子带来了更大的惊喜。于是，他让妈妈给它拍照，向我询问它的生活习性，冬天的饲养方法，点点滴滴，问个不停。

我想，如果是在夏日的山野，发现一只蛴蛴，也许不足为奇。那不过是一点野趣，是一个玩伴。现在，是寒冷的冬天，它进入了城市，蜗居在这么美丽的葫芦里，又以它冬天的歌声给人带来快乐，这便是一种欣赏了。

欣赏一只冬蛴蛴，就是欣赏一个生命，一个可以冬天不死，而且歌唱一冬天的生命。发现这个生命是独特的，这便是生命的全部价值。

那天，那个男孩久久地捧着我的冬蛴蛴，爱不释手地谛听着它的叫声。

和一位朋友通电话，他那边传来小狗的叫声。与此同时，我身边的冬蛴蛴也叫起来了。朋友在电话里问我：什么在叫？我说：是蛴蛴呀。他又问：冬天怎么会有蛴蛴叫？我就开始给他讲北京冬天养蛴蛴的老传统，饲养的方法，以及养冬蛴蛴的乐趣。在我们的对话中，不时传来彼此宠物的叫声。那边“汪汪汪”，这边“瞿瞿”。

我很高兴我的冬蛴蛴的叫声，传到了另一座城市，另一个家庭，另一个人和另一个宠物的耳朵里。随后又传来对方的称赞。对方的宠物狗也跟着在叫。我听不懂远方的那只小狗的叫声。表达的是什么意思，那感情是欢乐的？惊奇的？是愉悦的？还是恐惧的？

它在远方叫着，我这边的冬蛴蛴也在叫着。它是与远方的另一种声音相呼应吗？还是在炫耀着自己的歌唱和快乐？

 摘自《新民晚报》 心灵鸡汤

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内心的沸腾

 毕淑敏

一个人躺在地上，如果他不想起来，那么十个人也拉不起他来，即使起来了也马上会趴下。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内心的沸腾。如果你做不到一件事，无论是搞好关系，还是寻找爱人，还是减肥，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想做。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小游戏。来，纠集起十来个人，然后找一个人来扮演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不用找体重特别沉的，那样容易影响咱们这个游戏的真实感。请这位朋友躺在地上，大家用尽全力把他拽起来……

我见过三十来个人都拉不起一个人的。我本来在上文中想写这个数字，但又怕大家觉得太夸张了，就写了十来个人，这是一种真万确的。只要你不想起来，没有人能把你拉起来。心理上的问题也是一样，只要你没有想通，只要你不是真的心服口服，那么所有外界的努力都是劳而无功的。

女子当了妈妈，对待自己的孩子时，要记得这个游戏。他虽然小，也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你要把道理给他讲清楚，而且要让他明白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有人会觉得孩子还小，没必要讲那么多。可是，成长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你不能在一颗幼小的心理，种下强权的种子，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这是要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你举目四望，很容易就能发现：很多人的生理和生物上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但他们仍然不满意，奔突不止，躁动不宁，缺少一种能使他变得生机勃勃的动力，缺乏稳定祥和。像这样缺乏主动性的生活，无论表面上多么风光，都是不值得羡慕的。

那种使自己变得生机勃勃的动力是什么呢？谁来回答你呢？谁来帮你寻找呢？谁为你一锤定音？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只有当理想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而且它和广大人群的福祉相连，我们才会有大的安宁和勇气。

你可曾体会种子的疼痛？那种挣开包裹自己的硬壳，顶出板结的土壤的苦难，对一粒柔弱的芽来说，可说是顶天立地的壮举。一个人觉醒时的力量，应该大于一颗种子啊！

有些人把梦想变成现实，有些人把现实变成了梦想。关键是，你的梦想是什么？为你的梦想做了什么？

有梦想就不会寂寞，当你寂寞的时候，只要招招手，你的梦想就飞到了身边。剩下的事，就是琢磨怎样把梦想变成行动了。

 摘自《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

染绿的声音

 徐迅

山居的日子，是在山中一座精巧的石头房度过的。天天，我都被一种巨大的宁静所震撼着。经过许多尘嚣侵扰的心灵，陡然回归到这旷古未有的宁静之中，而又知道周围全是绿色的森林，心里似乎也注满了一汪清涟之水，轻盈盈的，如半山塘里绽放着的一朵睡莲。

空山不见人，倒使人感觉到大森林的真切和人世的烟火之气。更多的是鸟声，从黎明的晨曦到傍晚的暮暝，耳闻着那密密松林里传出的啾啾鸟鸣，还可以看见那墨点般的小鸟，如大森林的音符跳荡着、栖落着。

鸟鸣常常使大森林归于虚静，它天生就是一种虚幻的精灵呢！鸟声让人着迷地听，这时听出的就是一阵阵绿绿的声音。

当然有许多声音是有颜色的。如皑皑白雪，潺潺流水，响动的就是一片大白；如春花秋菊的凋谢，细心的人也会听出它的艳红和鹅黄的色调。在大森林里，此时我被其激动的不是这种颜色的声音，而是满山攒动着的森林——那浓绿浓绿的声音了。满山密密的松林、枫树、珍珠黄杨、翠竹……树丛间刮过的风也是绿的，绿将大森林融为碧翠的一体，分不清颜色的浓淡深浅。那声音自然也不用侧耳倾听，触目皆是大片森林的宁静固然会使人坠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和虚空当中，而这染了绿的声音，枝叶交错，在我听出的是一种茁壮生长的蓬勃的绿色；狂风呼啸，排山倒海咆哮着的松涛，在我听出的是一种悲壮和磅礴的绿色；阳光拂动滔滔无边的林海，阳光掠去又显出一江春水，在我听出的是一种恬淡而平和的绿色……山居无事的时候，只要静静地穿行在这无边的大森林之中，我内心的尘垢，便一下子就被碧波洗涤得无影无踪，只觉得身心惬意和愉悦，心中陡然就有层斑驳的绿爬上心壁，盈注着生命那清凉的绿意来。

听惯了这种声音，在夜里我常常睡不着觉。拥被而坐，此时周遭那染了绿的声音已渐渐无声无息，看银白的月光，慢慢浮上窗棂，月光里的绿色冷冷如春水荡漾着。有风的夜晚，我看窗外的大山果然是混沌未开的一团绿色，那染了绿的松涛之声，铺天盖地地在我屋周围如狂飙般的春潮，惊涛拍岸，振聋发聩，让我激动得恨不得长啸——这些年，我知道我常常谛听水声，谛听鸟声，不仅是因为我对尘嚣之声异常地厌倦和唾弃，更多的是在寻找清绝的自然和人生的大自然。那是我生活须臾不可缺少的思想的源泉——若能轻轻地裹在这染了绿的声音里，心就会轻盈得像一朵绿荷，即便泊在波涛里滚动，那梦也是常常染了绿呢！

 摘自《染绿的声音》 茶余饭后

施拉普纳对中国的忠告

 杨光

为什么我们总那么急？

德国时间2014年6月20日，夕阳西下，在斯图加特的一间酒吧里，因前中国驻德大使卢秋田先生的故交机缘，我有幸得以与22年前的中国足球首任外籍主教练施拉普纳零距离推杯促谈。他的背后，电视正直播着巴西世界杯。屏幕中的喧嚣与酒吧里的热闹交融叠加，但依然盖不住“施大爷”特有的洪钟嗓音，和激动时的拍案重锤。“您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们太着急了。”

这是施大爷那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虽然简短，却令我回味良久，思绪连绵。

是的，我们太着急了，而且举国都太着急了。从当年大手一挥的“超英赶美大跃进”，到十多年前成为笑柄的“中国足球发展规划”——再到我们眼前，但凡民航客机落地时，中国乘客总像着了火一般忙不迭起身取行李，逼得空姐每每失去风度大声阻止，然后只换来长久呆立在过道上——他们不是不知道开舱门需要时间，他们抢着离开飞机也未必都有急事，但为什么还那么急呢？

急，因为缺少规则。

诚如我在去年第3期卷首语里所述，中国传统文化里存在一种对于规则的蔑视。准确地说，我们骨子里并不相信规则。我们讲“规矩”，是因为我们只相信权力。当权者制定的规矩，是严厉执行用来约束下面，随时打破用以满足自己的。规矩，与规则不同，在于前者永远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是充满不透明、不确定性的。试想，在权力文化下，被一堆永远“规定得严，而解释得宽”的规矩所笼罩的芸芸众生，其生存选择能怎样？他们只能靠自己的“本事”。要么靠仅有的权力和信息，在规矩有缝可钻或有利自己时，抓紧图利，比如炒房炒号；要么连丁点权力都没有靠自己自己的蛮力，冲破与当权者无关的纸面规矩，比如加塞挤车。

不论是哪一种，因为没有大家可以共同遵守而可以信任和预期的规则，都注定我们无一不

“急”。因为你不急，不可预知的规矩随时会卷走不可忽视的利益；因为你不急，别人会急，你就能连最起码的生存尊严乃至空间都无从保证。进而，“急”成为了举国的潜意识。

急，因为弱者思维。仅仅因为规则不确定、不透明吗？好像士大夫时代，我们在宽袍大袖下也不那么急。那我们当下为什么那么急呢？

这和我们百年来的教育宣传，和基于此形成的弱者思维有关。1840年以来的中国饱受屈辱，即便文盲，也知道八国联军欺人太甚。于是，“洋鬼子永远包藏祸心，永远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进而，“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等等成了举国的生存共识。

举国悲愤难泯，群情激昂且念念不忘的口号所包裹的本质，是地道的弱者思维。然而，那晚施拉普纳还曾中肯地说过一句：“其实你们没有自认为的那样弱。”我由此引申：我们的弱者思维，其实都是自我熏陶出来的。

比如，八国联军烧北京，辛丑条约赔严重，纵然罪恶昭彰，但我们总是摇头去尾——既不强调为什么人家要联手打我们一个？我们怎样烧毁教堂？怎样虐杀传教士？怎样枪杀德国公使？如别国这样对我们，我们干嘛？——也不强调这些条约客观上如何推动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包括庚子赔款最终对中国现代教育起了怎样巨大的作用？如果能把满是血泪的中国近代史看完完整，能将其理解为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的必然学费，并敢于反求诸己，我们还用那么悲愤，那么较劲，那么急迫吗？

其实弱与不弱都是相对的，但一旦形成了弱者心态，一切的愤怒都源于自卑，那就是绝对的自我伤害。因为没有比心态不好，更不利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幸福的了。中国不能再急了，代价太大，急不起了。企业亦然。

 摘自《中外管理》

蝴蝶路

 李娟

蝴蝶成群聚集在路上，我们的汽车开过，一片一片地碾过，轧过。碾过的地方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回头看，我始终看着前方。前方雪白的蝴蝶成片聚积着，竖起千万双颤抖的翅膀。道路被装点得雪白灿烂，像海洋一般动荡。汽车开过的时候，大地一定在震撼，栖在大地上的蝴蝶一定会有强烈的感知。但是，又是怎样一种更为强烈的感知支配着它们？当汽车开过，仅有寥寥几只忽闪忽闪飞起来，落在稍远些的地方，更多的蝴蝶仍在原地一片一片地颤抖，痴迷而狂热。像迎接一个巨大的幸福那样去迎接巨大的灾难……汽车终于开过去了。

而前方又是成片的蝴蝶。我们由蝴蝶的道路迎接者，走进深山。从此迎接我们的是更为澎湃的山野。山野轻易地将我们陷落到不能自拔的境地。所到之处，一抬头就倒下压倒强烈的风景，逼我们一步步后退，但身后有万丈深渊，又迫使我们在每一次的巨大惊恐面前，不得不向这惊恐再迈进一步。原来海洋的广阔不是让人去畅游的，而是让人去挣扎的……

雪白的蝴蝶，在这山野四处漫舞，像在激流中一般左右闪烁，像被撕碎的一群，被随手扬弃的一群。这种蝴蝶不美，不大，两片翅子雪白干净。它们纷纷扬扬成群动荡在深密的草丛中，像是一片梦中的语言。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无休止地经过这片草滩，惊扰着它们。

我们穿过蝴蝶丛走进森林。世界猛地浓暗下来。森林里面的每一块石头，每一只鸟儿都生长着树叶。所到之处，昆虫四散而去，寂静四聚而来。我们陷入一片幽暗恍惚的地方，而另一片更为幽暗迷茫的地方已经在下一步等待。我们停住，我们迷了路。这时，一只白蝴蝶从什么深处，蹁跹而来……这蝴蝶的道路，铺在这山野秘密之处的边缘。虽然是路，却是阻止我们前来的路，一只又一只，用沉默，用死亡之前的暂生，用翅子的颤抖，用我们这样的生命永不能理解的象征。我们的汽车碾了过去。同时，我们的汽车还把什么也一并碾了过去。

“蝴蝶栖在路上。”一个老人说，“那么暴风雨和冷空气即将来临。”

但我们来临了。我们跋涉山野，蝴蝶如碎屑般在身边随风飘舞，仿佛就是刚才被我们碾碎的残渣，又仿佛是刚才那群中了魔般的生命脱窍的魂魄。但不能称之为“精灵”——它们黯淡，纷乱，不能支配这山野的任何一处奇迹。它们残梦一般飘飞在山野旁，而山野浩荡啊！……是不是正是山野这种惊心动魄的力量才浮起了，沸腾了，撼动了这些轻薄得如灵感中多余的语言一般的生灵？

我们却什么也不能想起。我们只能开车从上面碾过，碾过，一无所知地碾过……只能碾过而已。蝴蝶的路，盛大，雪白，隆重。本该由另外的什么去踏上的呢？在这山野中，我们多么渺小，多么无知。

 摘自《这世间所有的白》